

秋冬所見詩五首

城市

====

由
密集的人口和建築群
構成。

由道路構成。

主要由
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
溝壑，

和
建築群與建築群之間
更深的溝壑，

以及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構成。

大大小小的汽車，在道路上
來來往往，

把大大小小、互不相識的人們，

從家，
運送回家。

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
已經建成
一些天橋和空中走廊，
相互連接。

人與人之間，
好像
還沒有建成過甚麼。

有人，在人流中
漂流；
有人，被孤獨的潮水，包圍；

有人，在自己的家中，
無家可歸……

(1999年12月)

最後一棵棕櫚

=====

和這個城市裡其他堅持生命的植物一樣，

這棵棕櫚，堅持夢見遙遠的花草、樹木、小白兔
和一些新鮮的空氣，堅持夢見
舊日的姐妹們——她們已被趕盡殺絕——

倖存的幾棵，也已被趕到遙遠的海邊，
退守最後一片灘頭——千百萬年前，
祖先們飄洋過海，登陸在這片灘頭，
一個蒼翠、爛漫的世界，也繁衍自這片灘頭——

而如今的棕櫚，已被趕回這片灘頭——
唯一的退路，是重新演化成海藻，
或者幾條沒有尾巴的魚，
在這充滿油污、化合物的海水中，繼續活下去，

正如不屈不撓的人們，讓普遍污染的空氣
不斷改良氣管和肺葉，堅持沒有價值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只需要代價和毅力，
並不需要眼光、智慧，也不需要勇氣——

人們已絞盡他們的智慧，來建立大工業和現代文明，
來創造、然後使用、最先進的科技、最有效的設備，
來幹掉這個地球，首先是把這些棕櫚，
以及樹上的昆蟲、地上的螞蟻，統統趕盡殺絕——
這是大工業社會和人類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

如今，最後一棵棕櫚，在這裡垂頭想像
祖先們的滔滔腳印，曾經如何盛開，
在這裡等待苦難污濁的海水，把姐妹們漂走——

哦，地球，你將漂到哪裡？

也許，一些工人會開車來把姐妹們捉拿回城市，
種在水泥地上，或者巨大的花缸裡，當作景色——
也好，這樣起碼能讓後來的人們回想一下歷史長河中
曾經生長過的恐龍和一些綠色的植物——

如今，這最後一棵棕櫚，已看不見藍色的海水——
當夢裡的小白兔走了之後，花草樹木以及乾淨的空氣
也跟在它潔白的尾巴後面消失。睜開迷濛的眼睛，
最後一棵棕櫚，看見滿地湧起的水泥、看見

從四面八方圍過來的鋼筋、垃圾、灰塵和磚塊——
白日的天空，已被堅硬聳立的高樓大廈分割完畢，
夜晚的月亮，也已被這石屎森林裡的一群野獸無情吞吃。

哦，海濱城市，你離清涼的海風，多麼遙遠！

最後一棵棕櫚，在早晨和傍晚的一陣陣灰塵中
堅持樹立自己柔軟的手指，她披散的頭髮，
是這座現代城市裡唯一繼續透射出鮮明綠色的物體——
城市公園裡那些人造山水，多麼虛偽！

多少次，我在二十七樓上透過一層厚厚的落地玻璃
垂望這最後一棵棕櫚——她站在夕陽的餘輝中，

堅持自己柔軟的手指。有時候，我心中忽有所感，
便走下樓來，走進風中，陪她站一會兒……

(1999年12月29日)

寒流

=====

我們首先在電視新聞之後的天氣預報中
看見寒流。報道員單手向南，趕了一趕，
今天早上，寒流就襲擊了我們城市的上空，
也刮進了我們的街道和喉嚨裡。

昨晚肯定有人凍著了！
但天已大亮，總得走出溫暖的被窩，
走出寒冷的樓房，走出更冰凍的平房、木屋、鐵
皮房子，
上班，或者奔赴別的營生。

馬路兩邊，兩條腿的粽子漸行漸多。
氣溫越低，
街道就顯得越寬敞，
舊日的路程，也就越遠。

風，並不比刀更鋒利，
但比鋒利的刀刃帶有更多的寒光，
在你面前搖來晃去。
今早的太陽，比平日又嫩了許多。

報紙頭條說，昨晚有五個人凍死
在這長年溫暖的南方城市。
哦，他們差一點就看見了
今年最鮮嫩的陽光！

校車到來之前，年青的媽媽
單腿半跪下來，為紅粉撲撲的孩子掖好毛圍巾，
又扣好一次羽絨大衣的扣子，
然後正了正他的皮帽子，又叮囑了幾句。

(1999年12月22日，冬至)

涼水杯中一隻褐綠色的小螞蟻

=====

哦，小東西，
你不該來這裡，
來這片危險的水域，把自己
淹死。

雖然問食艱難，日子有風雨，
你還是應該到水淺的地方，
到食物充足的地方，例如，
風和日暖的樹蔭底下，去覓食。

雖然沒有危險的旋渦，
但這裡離喝水的大嘴巴太近，
離淹死人的大水太近，
你應該警惕。

也許，你溫顏如玉的女王
還在家中等著你，
還有一幫和你同生共死的兄弟，
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但你已忘記了回家的路口。
這裡的水太深。這裡的懸崖太陡。
只是一點點食物的氣味，一點點水，
誘你死活往前走。

哦，如果能令你重生，或者轉世，
我情願忽略
一點點衛生問題，
把你喝進肚子裡去。

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好把你倒掉……

噢，小兄弟，我對你無由的惋惜，
多麼輕微，無足輕重，比你
在透明、清涼的水上漂浮的屍體
更輕，更加清晰。

(1999年12月16日)

秋冬所見

=====

在這座禁煙大樓的七樓樓梯上

獨自抽煙時，
我沿著一縷煙絲，進入一具馬蜂的乾屍。

我翻落在地，但依然舉著翅膀，
彷彿另有一度時空，讓我仰著臉
靜靜飛翔。
我是從秋末的窗外撞進來的。
肅殺的天氣，
萬物在做最後的舞蹈。
總得有一扇窗戶，或者別的甚麼，張開口
讓我進去，
進入這個世界的本質 -- 哦，多麼幽黑。

我的複眼，仍然透過冬天，
看見去年
乾燥的水泥馬路上，那半截鳥兒的翅膀。
哦，多麼沈重！ --
我，墜落。
一片折斷的鳥翼，至今還躺在我記憶的深溝裡，
無法起飛。

我和它，並排躺在涼涼的水泥地上，
滿臉灰塵。
一些乾枯的血塊，
黏結起我們散亂的羽絨和毛髮。
我們的生命，
本來屬於一隻優美的鳥兒和它羽翼後面的流線，
屬於明淨的氣流，
自由的風，
屬於一點點簡單的食物和水，
屬於那片晴朗、湛藍、無邊無際的蒼穹。

是我被這些縱橫交錯的電線割斷？
是我撞上了高空上的玻璃，這板塊化的天空，然後
隕落如鉛？或者，
是我在歡暢的滑翔中被電車親吻了一下，然後
碾成碎片？

哦，你枯澀的喉嚨，是否需要
一滴水？
你是否需要把我們的碎片
一一說出來？

(1999年12月8-10日)

哦，破碎的鏡子，破碎的肉體，
如何重構？
我們如何出演一場悲劇
最後的細節，為何
你們想像的深度，至今也遠遠沒有到達？

在這座後工業社會灰色城市的水泥路面上，
世紀末的夕陽，多麼美好！
我們乾枯的翅膀，
彷彿也要被這最後一抹燦爛
重新浮動起來。
但是水泥沒有水，也沒有泥，
種子何以發芽，靈魂如何生長？
只有灰塵！
新灰塵比舊灰塵更加洶湧，翻騰，
咄咄逼人。

哦，這裡的空氣，多麼乾燥！
我們的皮膚，我們的肺，
我們心裡的血，多麼乾燥！
這座現代化後工業社會灰色城市最後的肉體，
終要在我們身子裡，破碎支離嗎？
哦，肅殺的天氣，
萬物要做完最後的舞蹈。